春秋左傳要義

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三

宋 魏了翁 撰

宣公四年至十一年

一越椒射楚子汰輈及鼓跗著丁寧

及鼓跗著於丁寧正義曰車上不得置簨簴以縣鼓故為作跗若殷之楹鼓也言著於丁寧則丁寧是器晉語云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淳于丁寧儆其民也是丁

文淵閣寶

寧戰之用也周禮鼓人以金錞和鼓鄭玄云錞淳于也其形圓如碓頭以金鐲節鼓鄭玄云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是錞即淳于鐲即丁寧故先儒皆以鐲為鉦之別名丁寧即是鉦也

二兵車無蓋以笠轂禦寒暑

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杜以彼為不安故改之而為此說亦是以意而言差於人情為允耳

注兵車無蓋尊者則籩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

三 諸侯嫁女於大夫書嫁不書歸

諸侯嫁女於大夫則使大夫為之主而書於經者行禮為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為主耳其女適他族以先公遺體許人必告于廟故書之耳嫁於諸侯者皆書其歸此不書歸者差降於諸侯也非齊夫人不得言歸于齊若言歸于齊高氏則下嫁于大夫非公之敵故不得書其

歸也

四 女適人當稱夫族以反馬乃成婦

女既適人當稱夫族宋蕩伯姬是其事也叔姬已適高氏而猶言子叔姬者以其新歸於夫反馬乃成為婦今始來反馬故以父母之辭言之

五 宣公執辱連昏鄰國之臣書至以示過

釋例曰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勳無勞告事而已若夫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

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故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自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言書過者書之以示公過也

六何休難昏禮無反馬鄭玄答之

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姬歸寧遂親自

反馬與之俱來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也儀禮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經無反馬故何休據之作膏肓以難左氏言禮無反馬之法鄭玄荅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則天子諸侯

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
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其嫁皆
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
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
馬禮也是說禮有反馬之法唯高固不宜親行耳杜言
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士昏禮婦至其夕成昏質明贊
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鄭玄云
奠菜者祭菜也又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玄云謂

助祭也曾子問篇端稱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
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玄云謂舅姑沒者也是
舅姑沒者以三月而祭因以三月為反馬之節舅姑存
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士昬禮又稱若不親迎則婦入
三月然後壻見於妻之父母此髙固親迎則不須更見
故譏其親反馬也案杜注經云叔姬寧固反馬傳唯舉
反馬不言寧者以寧是常事唯反馬非禮故傳舉其非
禮者

七　盈其貫杜劉異義

盈其貫者杜以為盈滿其心使貫習來伐劉炫云案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惡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為習也今知不然者以詩稱射則貫兮先儒亦以為習

八　周易論變雖不筮必以變言

豐卦上六變而為純離之卦故為豐之離也杜以筮得此卦爻變而為彼卦可言遇觀之否遇坤之比耳此直

口語不是揲蓍而亦言豐之離者周易論變為義故雖不筮論易者必以變言其義故言豐之離也杜又引豐上六至不覿凶皆周易之文也王弼以為上六以陰處極而最在外不履於位深自幽隱絶跡深藏者也蔀者覆鄣之物也豐大其屋又鄣蔽其家闇之甚也以甚闇而處大屋不能久享其利其屋雖大其室將空故窺其戶而闃然無人也經三歲而不能顯見則凶伯廖引此者義取無德而居乃屋不過三歲必滅亡

九 有小乞大大乞小或彼此同謀

杜言小乞大大乞小者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是小國乞於大國也成十三年郤錡來乞師十六年欒黶來乞師十七年荀罃來乞師十八年士魴來乞師是大國乞於小國也與謀者心俱欲伐彼此同謀乞師者非彼所欲乞來為已也我乞彼者彼不與我謀彼乞我者我不與彼謀

十 慢盟主以取執辱故黑壤之盟諱不書

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云云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於時晉以纔慝弘多不與公盟公不得與非國之恥故書其同盟而顯言不與此時公實有罪為晉所執不得與盟是公之耻故諱而不書其盟若言諸侯實不盟公無所可與然

十一　仲遂使齊以疾還非禮

賓入竟而死遂也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哀十五年傳曰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是

入所聘之竟則當遂行黃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也注
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十二 魯卿佐之喪納舞去籥不知廢繹
繹又祭釋天文孫炎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公羊傳
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
賓也天子諸侯謂之為繹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
賓尸釋詁云繹陳也是陳昨日之禮以賓敬此尸也公
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

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
何通可以已也是萬為舞名禮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
而舞大武干楯也戚斧也此舞者左手執楯右手執斧
故謂之武舞言王者以萬人服天下故以萬為名詩言
碩人之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鄭玄云籥如管六孔
何休云吹之以節舞也故吹籥而舞謂之文舞魯人知
卿佐之喪不宜作樂故去其有聲而不知廢繹納舞去
籥惡其聲聞也尋杜注意直云萬舞名又注隱五年亦

直云萬舞也下問羽數則萬是舞之大名不取公羊萬是干舞之義則執羽吹籥是為萬舞故杜注云納舞去籥惡其聲聞是無干舞籥舞之別名也沈氏云案曾子問嘗禘郊社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繹是又祭為輕故當廢之

十三 吳越本末

盟吳越而還正義曰譜云吳姬姓周大王之子大伯仲雍之後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而去之荊蠻自號句吳

句戎爲工吏言發聲也大伯無子而弃仲雍嗣之當武
王克殷而因封其曾孫周章於吳爲吳子又別封章弟
虞仲於虞自太伯五世而得封十二世而晉滅虞虞滅
而吳始大至壽夢而稱王壽夢以上世數可知而不紀
其年壽夢元年魯成公之六年也夫差十五年獲麟之
歲也二十三年魯哀公之二十二年而越滅吳越姒姓
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自號於越於者夷
言發聲也濱在南海不與中國通後二十餘世至於允

常魯定公五年始伐吳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越
王元年魯定公之十四年也魯哀公二十二年勾踐滅
吳霸中國卒春秋後七世大為楚所破遂微弱矣外傳
曰芊姓歸越是越本楚之別封也或非夏后之後也

十四旱無麻葬始用葛茀

禮記諸言自某始者皆與後人為始此云始用葛茀則
自此以後常用葛故云記禮變之所由茀字禮或作紼
或作綍繩之別名也周禮遂人大喪屬六紼天子用六

也

十五左氏以雨不克葬為禮

曲禮云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鄭玄云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然則先近日先卜上旬不吉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喪事則先卜下旬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為雨而

止禮也王制云庶人葬不為雨止者鄭玄云雖雨猶葬禮儀少也

十六 而克葬乃克葬異辭

正義曰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彼云乃此云而者公羊傳曰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難乎而也何休云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昃曰昳又言乃左氏無傳杜又不說

或如公羊之言或是史家異辭

十七 洩冶死而書名不為春秋所貴

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書之而不名此書洩冶之名是不為春秋所貴釋例曰陳靈公宣淫悖德亂倫志同禽獸非盡言所救洩冶進無匡濟遠策退不危行言孫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忘蘧氏可卷之德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傳特稱仲尼以明之家語云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洩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

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當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是言洩冶之行不得同於比干之意也

十八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彼注云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彼以師屬晉而經書其師此全不書者彼雖公卿不行仍有大夫帥之將卑師衆故稱師耳此則全無將帥以兵付晉并入晉軍林父獨自帥之故唯書林父伐陳也

十九　書崔氏齊誤以族告非譏世卿

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既薨高國二家恐其藉前世之

寵又有寵於新君故畏其偪已因君羸而逐之崔杼未有罪也齊人疑其事故不言其名畧言崔氏見其舉族出奔傳言且告以族不以名知法當以名告而齊人誤以族告也釋例云若乃稱司城以貴劾節於府人書歸父之還以善復命於介因齊人告辭以著其無罪蓋隨事以示褒貶也何休膏肓以為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云崔杼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尚不譏世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

獨責又鄭駁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絶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絶王者之常譏世卿之文其義何在

二十對文族姓別散文通

天子賜姓諸侯賜族對文姓與族別散文則可以通禮謂族人為庶姓故云上某出者姓其實正是族也

二十一天子大夫稱字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注王季子者公羊以為天王之母

弟然則字季子天子大夫稱字

二十二 鄭人討亂斲子家之棺不從卿禮

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然則子家上大夫棺當八寸今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耳不知斲薄之使從何禮也

二十三 先書殺徵舒後入陳善楚子

案傳楚子為陳討夏氏亂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

此經先書殺夏徵舒後書入陳者據先後事實為文故杜云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是其事也劉炫云楚子入陳乃殺徵舒經先書殺徵舒後言入陳者以楚子本意止欲討賊無心滅陳及殺徵舒滅陳為縣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於例不有其地故云入陳君子善其自悔故退入陳於下隱其縣陳之過若其不然當云楚子入陳殺夏徵舒如此則楚子本為入陳因入乃討

陳賊則是惡楚子

二十四 納孔儀二臣善其功足補過

二子與君淫昏致使君死國亂實罪人也今楚子入陳而納之乃是納罪人也例應罪楚子而傳言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既善楚子有禮則是恕彼之過故杜迹其合恕之由言賊討國復是二子之力其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陳縣而見復上下交驩二人雖有淫縱之闕今道楚匡陳賊討君葬威權

方盛傳稱其禮理無所難此先儒說之不安也

二十五 使封人慮事

封人主造城邑計度人數此云使封人故云其時主築城者慮事慮謀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也史書多有無慮之語皆謂揆度前事也

二十六 徵舒以王父少西為氏

禮以王父字為氏徵舒以夏為氏知子夏是字少西是名言少西氏者氏猶家也言將討少西之家

二十七　楚討陳屬國從行

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諸侯皆慶者時有楚之屬國從行也十二年邲之戰經不書唐而傳云唐侯為左拒昭十七年長岸之戰經不書隨而傳言使隨人守舟明此時亦有諸侯但為楚私屬不以告耳

二十八　鄭自厲役以來南北兩屬故明年楚圍鄭

楚以何故明年忽然圍鄭為此特發此傳以明後年圍鄭之經也自厲役以來鄭南北兩屬不專心於楚故楚

未得志而明年圍之七年晉為黑壤之會鄭伯在焉厲役在黑壤之前九年傳言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事在黑壤之後而彼傳不以黑壤與伐而遠稱厲之役者楚子之志所恨在於厲役逃歸不為黑壤會晉故也上指厲役下指辰陵中包黑壤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二十九　楚縣大夫僭稱公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注楚縣大夫皆僭稱公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四

宋　魏了翁　撰

宣公十二年至十三年

一　宮即廟所從言異

宮即廟也象其尊貌則謂之爲廟言其牆屋則稱之爲宮大宮宮之大者鄭祖廟者謂鄭大祖之廟也

二　陴堞俾倪短垣短牆女牆一物

陴城上小牆俾倪者看視之名襄六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於傳堞注云堞女牆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于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嫳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注云堞短垣也陴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皆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俾倪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俾益也助城之高也或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

三厲宣鄭所自出桓武始封

鄭桓公是周厲王之子宣王母弟又宣王封之故僖二十四年及此皆厲宣並言之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二公是始封之賢君若其存鄭則四君祐楚故願楚要福於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滅也

四夷於九縣謂楚所滅九國

楚滅諸國見於傳者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稱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

黄二十六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庸凡十一國見於傳僖二十八年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楚之滅國多矣言九縣者申息定是其二餘不知所謂蘇氏沈氏以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為九也

五

韓厥為萬曾孫或玄孫

韓世家云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

生獻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蓋韓萬也如彼二文厥是萬之曽孫而服虔杜預皆言厥韓萬玄孫不知何所據也

六楚以令尹為長而大宰卑

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宰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尹為宰楚國仍別有大宰之官但位任卑耳傳稱大宰伯州犁楚官多以尹為名皆取其正直也

七右輳左追蓐謂在道非對陳時

司馬法兵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不共碎役所言左右者分步卒為左右也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言挾轅者步卒被分在左右者當軍行之時又分之使在兩箱挾轅以為戰備楚陳以轅為主故以轅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也其應在左者使之追求草蓐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也蓐謂臥止之草故云為宿備也此是在道時然故云軍行右轅左追蓐至於對陳之時則各在車之在右故豫定左右之分在

道分使耳

前茅慮無如今斥候蹹伏

茅明也在前者明為思慮其所無之事恐其卒有非常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者令人遠在軍前斥度候望慮有伏兵使蹹行之持以絳及白為幡與軍人為私號也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其事與見賊舉幡相似也茅明釋言文舍人曰茅

脉之明也

九 中權後勁

中權後勁注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

十 內姓外姓

內姓謂同姓也其君之舉用人也於同姓則選之於親

於外姓則選之於舊於親內選賢於舊內選賢言唯賢

是任不以親以舊便即用之

十一 等威文兼貴賤

言貴有常尊則當云賤有常卑而云賤有等威者威儀等差文兼貴賤既屬常尊於貴遂屬等威於賤使互相發明耳

十二 仲虺祖薛爲奚仲之後

定元年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二人皆是薛祖是仲虺爲奚仲之後

十三 引仲虺證兼弱引汋詩證耆昧

汋詩經無汋字序云言能汋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故以汋為名焉鑠美釋詁文於歎辭也時是也晦昧也言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能遵天之道養是闇昧之君待闇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耆音指指致聲相近故為致也致討於昧者言養之使昧然後可討之上句云兼弱攻昧引仲虺之言以證兼弱引武王之事以證攻昧而言耆昧者以汋詩之意言養紂而不言伐紂

十四軍帥軍佐

命為軍帥者三軍將佐皆受君命為君之主帥以中軍
佐濟謂一軍之內將佐分之各有所帥故注云佐彘子
所帥也僖二十八年胥臣已下軍之佐與此同也濟渡
河

十五引師之臨論律否臧之義

莊子見彘子逆命必當有禍乃論其事云師之行甚危
殆哉周易之書而有此事師之初六變而為臨初六爻
辭云軍師之出當須以法若不善則致其凶既引易文

以人從律令者師出乃以律從人則有不臧之凶又覆解不臧之義云執事上下相順和成則為臧若相違逆則為不臧既釋不臧之事又釋以律之意坎為衆今變為兑兑為柔弱是衆散為弱坎為川今變為兑兑為澤坎為法為澤坎為法象今為衆則弱為川則壅是法律破壞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以釋易文律否臧之義否臧易注云為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

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釋否臧既了又釋凶之一字故云且律竭言法律竭盡川水當盈而以竭盡且又被天塞不得整流以法當嚴整而以破壞被人違逆不得施行所以致此凶禍解釋凶義既了以盡易意然後論彘子之惡當此初六之禍故云水之不行是謂臨矣彘子有帥不從欲論不行之臨事誰甚於彘子周易所言是彘子之謂若能違辟前敵於事猶可若果敢遇敵必致禍敗也此禍敗之事彘子主受之雖在敵免

死而歸必有大咎也師坎為水坤為衆衆行如水師出之象故名其卦為師服虔云坎為水坤為衆又互體震震為雷雷鼓類又為長子長子帥衆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為澤坤為地居地而俯視於澤臨下之義故名為臨

十六坎變為兌是衆散為弱

晉語文公筮尚有晉國司空季子占之曰震雷也車也坎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是坎為衆也易說

卦兊爲少女故爲柔弱衆聚則彊散則弱坎變爲兊是衆散爲弱也

十七 有律以如已言法從人

有律以如已也釋詁云如往也往是相從之義故訓爲從也法行則人從之牽人以從法也法敗則法從人人各有心棄法不用法從人也釋言云坎肆銓也樊光曰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也郭璞曰易卦坎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是坎爲法象也今坎變爲兊

為衆則散而為弱為川則壅而為澤是失法之所用法敗從人之象也

十八輿尸謂敗死亦訓尸為主

釋言訓尸為主故云主此禍也服虔亦云主此禍也又引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佐之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輿尸棄下句云雖免而歸則謂彘子當在陳而死師卦有輿尸之語言其尸之或

容有此意但尸字不可兩解故杜略去之

十九 杜以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

楚世家云熊咢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卒子霄敖

立霄敖卒子熊眴立是為蚡冒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為

楚武王案杜注文十六年傳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

二十 蓽路柴車藍縷敝衣

荊竹織門謂之蓽門則蓽路亦是荊竹編車故謂蓽路

為柴車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為藍縷藍縷謂

敝衣服也服虔云言具縷破藍藍然

二十一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之者成辭婉句耳或解云兩屬於偏云偏之兩者謂偏家之兩知不然者案成七年以兩之一卒亦云之字豈又是兩家之卒且杜注云十五乘為大偏今楚亦用舊偏法此一廣之中實有此偏非是偏名為兩而出一

卒別復有偏之一兩二十五人從之劉炫云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為偏偏有一兩從之兩是偏家之物故謂此為偏之兩其實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

二十二 引穰苴司馬法證大偏法

下云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知十五乘為一廣也史記稱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至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

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十五乘為偏皆司馬法之文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周禮亦有此文但周禮無偏故杜并引司馬法耳此云大偏對成七年九乘為小偏故此為大偏也桓五年二十五乘為偏戰時臨陳所用不可不可與此相對為大小杜注多少皆望文也言亦用舊偏法者謂楚雖荆尸而舉仍用舊偏舊偏於穰苴前已有則應周禮有文但以亡没者多故禮文不具

二十三 左右廣代主晝內官序當夜

右廣雞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代之以至於昏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王者為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二十四 鄭從楚未從楚本末

莊十六年楚始伐鄭文王之世也二十八年子元伐鄭成王之初也僖五年首止之會鄭伯逃歸自是以後鄭始時復從楚成王以前鄭未屬楚故出入此行唯成穆

耳

二十五　挑晉師故言致師

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云致師致其必戰之志則致師者致已欲戰之意於敵人故單車揚威武以挑之下云趙旃請挑戰是也挑彼晉師故言以致晉師也楚子既求成而又令挑戰示其不欲崇和以疑誤晉之羣帥

二十六　車左射菆矢之善者

兵車自非元帥皆射者在左御之中央故云左車左樂

伯居左故稱左也下云莊子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選
好矢而留之知菆是矢之善者

二十七 射麇麗龜謂著其背

麗為著之義龜之形背高而前後下此射麇麗龜謂著
其高處故杜以龜為背之隆高當心者服虔亦然是相
傳為此說也

二十八 廣車軘車

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

甲兵從之是兵車明矣鄭𤣥云廣車橫陳之車服虔云
軘車屯守之車古名難得而知其義或當然矣
二十九　三代行軍有鉤車寅車元戎
元大也戎車也詩小雅六月之篇言王者軍行必有大
車十乘常在軍前以開道諸軍從行所以先人為備也
詩毛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
曰元戎先良也三代行軍皆前有此車其名司馬法之
文也其先正先疾先良毛解其名鄭𤣥又釋其意鉤車

備誤鈎盤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曰先疾元戎大車之善者故曰先良也

三十 游闕謂游車擬補闕

周禮車僕有闕車之倅鄭玄云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此言游闕知游車以擬補闕

三十一 舊法先乘右廣今乘左

桓八年傳云楚人尚左君必左者謂置車尚左故君在左此言先左謂乘廣先左耳上文旦則右廣初駕日中

乃授左廣則舊法先乘右廣今楚王偶然乘左廣以逐趙旃因是而得戰勝以為宜乘左廣自是以後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也

三十二 楚人惎晉脫扃扃横木可脫惎謂教

脫扃拔旆皆是教人之語知惎為教也服虔云扃横木有木横投於輪間一曰扃車前横木張衡西京賦云旗不脫扃薛綜注云扃所以止旗今杜以扃為車上兵闌各以意言皆無明證而禮扛鼎之木其名曰扃則扃是

横木之名教之脫扃則扃是可脫之物杜云兵闌蓋横木車前以約車上之兵器慮其落也隊坑則横木有礙故不能進

三十三 楚教晉拔旆投衡使不帆風

旆扇風重故馬便旋而不能進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郭璞云帛續旐末為燕尾者此旆能扇風使重令馬不能進則其制必大矣故云旆大旗也城濮之役亡大旆之左旃此之類也旆縣於竿揷之車上

衡是馬頸上橫木故拔取旗竿投於衡上臥之使不帆風則於車差輕故得出坑也帆是扇風之名今人船上張布以鄣風名之曰帆

三十四 輜重輦皆以載物常在軍後

輜重載物之車也說文云輜一名軿前後蔽也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人挽以行謂之輦輜重輦一物也襄十五年傳稱秦堇父輦重如役挽此車也輜重載器物糧食常在軍後故乙卯日戰丙辰

始至於邺周禮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鄭玄云輂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番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說者以為夏岀師不踰時殷踰時周歴時故前世輦少而後世輦多

三十五 武王克商作頌乃周公作

所引者周頌時邁之篇也詩序云頌者以其成功告神

明則頌詩功成乃作此傳言武王克商作頌者武王克商後世追為作頌頌其克商之功非克商即作也國語引此云周文公之頌曰則此周公所作也傳言克商作頌者包下三篇皆述武王之事

三十六　頌一章而言卒章餘篇言三言六

既作時邁又作武篇也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言武王誅紂致定爾武之大功也其三周頌賚之篇也鋪布也繹陳也徂往也言武王能布陳政教故其時之民歸武

王者皆云我祖惟自求安定美武王能安民故民歸之思是語之辭不為義也其六周頌桓之篇也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代紂安天下萬國數有豐熟之年美武王能和衆國豐民財也

三十七 楚為遷主作宮猶武王奠于牧室

禮記曾子問稱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謂遷廟之祖主也為先君宮為此遷主作宮於此祀之告成事告戰勝也

禮大傳記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奠於牧室亦是新作室而奠祭也曾子問又曰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

三十八　進盡忠退補過二說

孝經有此二句孔安國云進見於君則必竭其忠貞之節以圖國事直道正辭有犯無隱退還所職思其事宜獻可替否以補主過此孔意進謂見君退謂還私職或

當施之於君則稱進內省其身則稱退

三十九 還無社號申叔展爲麥麴鞠窮等語

麥麴鞠窮所以禦濕賈逵有此言則相傳爲此說也觀傳文勢欲使無社逃於泥水中而問有此物以否知是禦濕所用但不知若爲用之無社頻荅言無叔展乃言必須入井故以水厄告之云如似河中之魚久在水內則生腹疾無此二物其柰濕何無社乃解其意告叔展云當目視於眢井而拯出之但廢井必多不可知處故

教無社令結茅為經置於井上又恐無社錯應他人更教之云若號哭向井則是我之已身已展叔自謂也

四十 先穀為原穀為彘子

傳有名號之異杜譜皆並言之先穀之下不言原穀是杜脫也上文稱為彘子服虔以為食采於彘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

四十一 清丘之盟卿不盡今宋見伐可以免

十三年傳注宋討至以免正義曰往年清丘之盟宋卿亦貶傳稱不實其言此年宋被楚伐而晉衛不救即是不實之狀於此發傳言唯宋可以免者意在責諸國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恐言宋亦有罪宜其不救但盟之不信唯椒身合貶宋國無罪言唯宋可以免見諸侯皆合責也

四十二 先縠滅族晉刑大過縠亦自招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

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正義

曰先縠之罪不合滅族盡滅其族爲誅已甚亦是晉刑

大過是爲大惡君子既嫌晉刑太過又尤先縠自招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五

宋 魏了翁 撰

宣公十四年至十八年

一復室其子謂以女妻之

杜以爲衛人以其父有定國家之勞復以女妻之言衛侯以女妻之也劉炫以爲傳文無衛侯之女爲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謂達既被誅家當没

入官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今知非者案檢傳文上孔達云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是孔達忠於衛國本實無罪所以告於諸侯秖欲虛以說晉衛人荷其功力何得没其家資男子謂妻為室則室者對夫之言故傳云女有家男有室今若以孔達之妻而還其子便則以母還子不得云復室其子

二 鄭昭宋聾耳目各舉一事

鄭昭言其目明則宋不明也宋聾言其耳闇則鄭不闇

也耳目各舉一事

三室皇寢門闕冢門雉門皆有闕名

下云劒及於寢門之外則屨之所及未至於外故以室皇為寢門之闕謂至門遂及也莊十九年鬻拳葬於經皇注云經皇冢前闕者亦以此而知也經傳通謂兩觀為闕唯指雉門以雉門高大為縣舊章而使民觀之故雉門之觀特得闕名名為闕者以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為道雖則小門亦如此耳故杜於寢門冢門皆以

闕言之此作室彼作經字異音同未知孰是其名為室
皇及市名蒲胥義未聞

四　小國事大國若誅而薦賄則無及

小國之免罪於大國也使卿往聘大國而獻其玉帛皮幣之物君自親朝於牧伯之國而獻其治國之功若征伐之功於是主人敬以待之主人之身有威儀容貌車服之飾劉炫以為皆是實事聘而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

竹箭之屬有百品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功故土饒物產於是有玄纁璣組羽毛齒革乃得爲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不免於罪也

五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

聘禮賓執圭以致命享用束帛加璧夫人聘用琮享用玄纁束帛加琮其享幣又有皮幣是聘所獻物有玉帛皮幣也君使卿韋弁服歸饔餼五牢有司入陳鼎豆籩

釽醓醢百甕米百筥黍稷稻粱皆設於中庭是主人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也劉炫謂治國有功土饒云云炫以杜注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則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主人也

六劉炫以庭實等皆主人答賓

杜謂於是有者皆主人之事故以容貌為威儀容顏當謂善為威儀容顏以接賓也采章車服文章謂主人陳

設物采文章以接賓周禮車迎之類也嘉淑皆訓為善容貌文章以外别言善善故以為令辭稱讚謂接賓之時善言辭善稱讚也加貨謂好貨加增於常若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成十三年孟獻子為介王重賄之之類故以加貨為命宥幣帛也劉炫云案此勸君行聘唯當論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禮而言此也君之威儀無時可舍豈待朝聘賓至乃始審威儀正顔色無賓客則驕容儀容儀非報賓之物

何言報禮儁又獻其治國劉炫云傳稱朝以正班爵之儀率長幼之序則不名獻功成二年王禮鞏伯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侯伯克敵祗合使大夫告王征伐之功何故親朝獻妝伯禮小朝大小國不合專征復有何功可獻炫謂采章加貨則聘享獻國所有玄纁璣組羽毛齒革皆充衣服旌旗之飾可以為容貌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實所獻亦庭實也於聘總言庭實於朝指其所有詳於君略於臣

也案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則朝者庭實又成二年
傳云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據此文則聘賓有庭
實又庭實旅百與容貌采章相對杜何知庭實容貌之
等非是賓之所有必爲主人之物又君無獻征伐之功
何以知獻功於牧伯今知劉說非者僖二十二年楚子
入享于鄭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又昭五年燕有好貨
飧有陪鼎僖二十九年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此傳云
嘉淑而有加貨故知加貨庭實之等皆是主人待賓之

物禮傳賓之於主無加貨之文故杜為此解襄八年鄭伯親獻蔡捷于邢丘是獻征伐之功於牧伯也劉苟違杜義以為庭實旅百及容貌采章嘉淑加貨之等並為賓物又以諸侯親朝無獻征伐之功以規杜氏違經背傳於義非也

七　宋楚平書人上下欲之

平者和也言其先不平而今始平小服大弱下彊之意昭七年暨齊平燕與齊平也定十年及齊平十一年及

鄭平魯與平也諸言平者皆舉國言平總言二國和同之意故不書其人謂不書公卿也燕暨齊平不言人此言宋人楚人史異辭耳穀梁傳曰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賈逵云稱人衆辭善其與衆同欲然則彼不稱人者豈唯國君欲平而在下不欲平乎傳載盟辭則此平有盟不書盟者釋例曰宋人及楚人平實盟書平從赴辭也

八 夷狄稱豪稱種今潞稱民

潞是國名赤狄之内别種一國夷狄祖其雄豪者子孫則稱豪名爲種若中國之始封君也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傳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即以國名爲氏但華夏不須言夏國名不以氏配赤狄既須言狄單國不復成文故以氏配之潞氏甲氏臯落氏皆是也杜言氏國故稱氏雖指解此狄而中國亦然劉炫云狄稱種者周禮内宰上春生穜稑之種賤之同之草木故稱種

九稱殺者兩下相殺之詞

釋例曰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傳稱此人為王子捷捷札一人而札在子上故疑經文倒札字也

十初稅畝謂十取二後遂以為常

書傳言十一者多矣故杜言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内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今又履其餘畝

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論語云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此之後遂以十二為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此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十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云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十一耳不言畿內亦十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為井井

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
然後敢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彼意而為之文云井田
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
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諸儒多用彼為義
如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謂十外稅一也鄭玄
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異於漢
書不以志為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

是邦國亦異外内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内其法不同郊内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税二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言郊内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税一也杜佑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又履其餘畝税之更十取一耳履畝糓梁傳文也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

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

十一 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

十二 晉賞林父士伯羊舌職謂文王所以造周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
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
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
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
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
敬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
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
周能施也錫賜也謂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

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文王所以造周二後見成二多也字

十三 服氏謂華元子反私盟計

服虔云與華元私盟許為退師若孟任割臂與魯莊公盟下云盟曰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為此辭耳此非華元子反私盟之辭也

十四 釋妖災及妖孽禍痾青祥

釋例曰物者雜而言之則昆蟲草木之類也大而言之

則歲時日月星辰之謂也歲者水旱饑饉也時者寒暑風雨震雹雪霜也日月者薄食夜明也星辰者彗孛霣錯失其次也山崩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也凡天反其時地反其物以害其物性皆為妖災是言妖災皆通天地共為之也此傳地反物者唯言妖耳洪範五行傳則有妖孽禍痾眚祥六者之名以積漸為義漢書五行志說此六名云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孼孼則牙孼矣及六畜

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類言浸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六名以漸為稱唯眚祥有内外之異耳大旨皆是妖也

十五 文反正為乏文亦謂之字

許慎説文序云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是文謂之字也制字之體文反正為乏服虔云言人反正者皆乏絶之道

十六杜以宣榭講武屋公羊謂宣王廟不毀
楚語云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
祥知榭是講武屋也名之曰宣則其義未聞服虔云宣
揚威武之處義或當然也成周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
講習武事則往就之爾雅釋宮云無室曰榭又云闍謂
之臺有木者謂榭李巡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臺上
有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
室而歇前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公羊以為宣宮

之榭謂宣王之廟也以其中興其廟不毁與左氏異

十七 晉中軍將上卿太傅又尊

晉之中軍之將執政之上卿也太傅又尊於上卿且加太傅以褒顯之禮命臣者皆賜之以服使服而受命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此云黻冕亦當然也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黻故禹言黻冕此亦云黻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周禮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此士會黻冕當是希冕也天子太傅三公之官也諸侯太傅孤卿之官也

周禮典命云孤四命鄭衆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
春秋時晉為霸主侯亦置孤卿文六年有太傅陽子太
師賈佗則晉嘗置二孤

十八 享當體薦而殽烝士會怪問之

禮升殽於俎皆謂之烝故烝為升也鄭玄詩箋云凡非
穀而食之曰殽則殽是可食之名切肉為殽乃升於俎
故謂之殽烝若公侯來朝王為設享則當有體薦薦其
半體亦謂之房烝武子謂已被王享亦當房烝今乃殽

烝故怪而問之王為公侯設宴禮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即殽烝是也其物解折使皆可食共食啗之所以示慈惠也其宴飲殽烝其數無文若祭祀體解案特牲饋食禮有九體則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此謂士禮也若大夫禮則十一體加脡脊代脅其諸侯天子無文或同十一五等諸侯揔名為公故云公謂諸侯言諸侯親來則為之設享又設燕也享用體薦燕用折俎若使卿來雖為設享仍用公之燕

法亦用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周語說此甚詳王名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爾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以示容合好將安用全烝注國語者皆云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則有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全烝王公立飫即享禮也禮之立成者名為飫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烝傳言體薦即房烝也親戚宴享則宴享禮

同皆體解節折乃升於俎謂之殽烝此傳畧而為文猶
是彼意故注皆取彼解之
十九 郤克徵會于齊跛而登轂傳克眇
十七年傳注跛而登階正義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
父禿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傴故婦人笑之
是以知郤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郤克眇衛孫良夫跛
二十 庶有豸乎豸訓解
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注豸解也正義曰方言文

二十一

母弟之見經者二十傳所發六條

此例再言凡者前凡明稱母弟之文適子及妾子之等後凡明策書稱弟者皆母弟之義公之母弟見經者鄭段魯公子友衛叔武實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貽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釋例曰母弟之寵異於衆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公存雖俱稱公子其兄為君則特稱弟殊而異之親而睦之既以隆友于之恩亦以奬為人弟之敬成相親之益也通庶子為君故不言夫

人之子而曰母弟母弟之見於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凡稱弟皆母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故傳之所發隨而釋之諸稱弟者不言皆必稱弟也秦伯之弟鍼適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此公子亦國之常言得兩通之證也仲尼因母弟之例據例以興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稱二凡以首惡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稱

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黄衛侯之弟鱄出奔皆是兄害其弟也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歸罪秦伯則鍼罪輕也陳侯不能制禦臣下使逐其弟傳言非罪　非黄之罪則罪在陳侯此互舉之文也至於陳招殺兄之子宋辰𢍰羣卿以背宗國披大邑以成叛逆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

存弟以示兄曲也鄭伯既云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
叚故特去弟兩見其義也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
乃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與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
或稱公子踐土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義也莒挐非卿
非卿則不應書今嘉獲故特書特書猶不稱弟明諸書
弟者皆卿也劉炫云再言凡者前凡據適妻子為文後
凡嫌妾子為君母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

二十二

吳楚僭王不書葬

諸侯之葬魯不會則不書知吳楚之葬為僭不書者襄二十九年傳稱葬楚康王公親送葬經亦不書故知其不為魯不會也禮坊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亦民有君臣之別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鄭玄云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二十三　戕弒別內外之名

春秋謂自內虐其君者通以弒為文也春秋弒君多矣

其戕唯此一事自弑其君足明無道臣罪之例戕者外
人所殺為無防被害皆是君自招之
二十四 歸父聘晉還而公薨
聘禮復命之禮云公南鄉使者執圭反命曰以君命聘
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
拜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
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
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禮今

身將出奔不得親自復命故立介於位介當南面歸父
於介前北面執圭復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
訖前即位北面哭三踊而出以復命之語語介使知令
介以此言告於殯也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五

國立新加坡大學圖書館藏